

大河之北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城镇篇(上)

(上接第十版)

在刘秉良看来,即便在古代,如今的石家庄市区及周边区域都曾长时间作为河北中南部的重要中心城市存在,石家庄近现代发展和崛起背后,有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支撑。

“至晚在商代,滹沱河流域已经出现城市萌芽。距今3500多年、创下7项世界之最的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就是当时这一区域文明的代表。”刘秉良说。

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的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一大批城垣陆续崛起,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城市群,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城垣密集、中心城市起源较早的区域。

2020年11月28日,石家庄市长安区。沿体育大街一路向北,出北二环几百米,路边的一片小树林里,一片有些杂乱的土堆上,有一座文物保护单位:东垣古城遗址。

很多人不知道,这片如今看起来不起眼的遗址,不但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石家庄在历史上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源头。刘秉良告诉记者,这片区域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2300多年前。

公元前381年前后,为了更好地和周边大国抗衡,当时控制滹沱河流域的战国中山国,在这个北濒滹沱河、西扼井陘口的区域建立了一座城邑。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攻中山,取鄗、封龙、石邑之后,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因当时赵国在山西已有一座“垣邑”,而这座城位于“垣邑”以东,故名之为“东垣”。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之后,在东垣设立恒山郡,管辖着北岳恒山以南,方圆500里区域的石邑、井陘、下曲阳、南行唐等十座城邑。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由此拉开。

“我们因此可以说,东垣是石家庄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源头。”刘秉良说。

此后2000多年里,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受滹沱河泛滥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不断伴滹沱河南北迁移,中心城市的名字、城址也经历了多次更迭,但其辐射范围却大致没有改变。

时间来到近代。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设计者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

1907年,正太路全线通车,从此,石家庄村东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石家庄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开启了近代化城市的发展历程。

“从东垣,到正定(真定),再到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的变迁,都是环滹沱河而移动,城址之间的距离,甚至没有超过20公里。这说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的基础因素决定了该区域必然会产生中心城市。”刘秉良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成为石家庄专区所在地,辖正定、获鹿等17个县。

1953年,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石家庄被确定为“一五”期间重点建设城市。城市建设围绕工业化发展,有步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建、扩建或改建。

“当时,河北省委已有将省会迁往石家庄之意,并据此编制了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1955—1975)。”刘秉良说。

1955年,经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正式批准,规划正式实施。石家庄城市建设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开始按规划进行建设和发展。随着以华北制药厂为代表的一大批工业项目在桥东落地,石家庄工业中心开始由桥西移到桥东。

在当时,不但火车站新址的规划选在了桥东,而且火车站开口方向安排为向东,市中心位置也随之东移。

196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

在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到1975年,石家庄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分别达到50.2万人和48平方公里,市区道路基本形成了“棋盘加放射”的市区道路骨架体系。

如今,谈及石家庄的城市特点,很多外地人会提到一个词——横平竖直。

作为主城区建成区面积近500平方公里,主城区常住人口超过320万的城市,石家庄绝大部分街道都是南北、东西正向分布,东西走向的称为路,南北走向的称为街,横平竖直,十分好记。

“如此简洁、笔直的棋盘式路网设计,放眼国内大中城市也不多见。”刘秉良说,这正是石家庄在60多年前制作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时打下的基础。

后来,石家庄又先后进行了数次城市总体规划,但在城市路网设计方案上,基本沿用了棋盘式方格网主次干道相连接的格局。

进入新时代,石家庄城市发展迎来新机遇。

2021年7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支持省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据此,石家庄将按照“依山拥河、组团布局”的空间规划策略,加快构建“一主、四辅、一带、多点”的城市空间结构。

“一主”指主城区,是城市高端综合服务和高端产业功能的集中建设地区;“四辅”指藁城、鹿泉、栾城、空港组团城区,承担主城区人口疏解和产业疏解功能;“一带”指滹沱河生态经济带(中心城区段),是省会“拥河发展”的标志性地区;“多点”指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装备制造基地、循环化工园区、正定新区拓展区、铜冶、上庄、冶河等7个重要的功能节点。

“这样的城市规划布局,有利于撬掉制约石家庄加快发展的‘紧箍咒’,为城市建设拓展巨大发展空间。届时,滹沱河将成为一条‘城中河’,拥河发展、一河两岸的美好愿景将变为现实。”刘秉良分析。

重生的城市

2020年11月12日,唐山河北里社区。这个位于开平区大庆道以南、河北路西侧的大规模社区有数十栋5层老式住宅楼。

虽然大部分住宅外墙已有些斑驳,但简洁大气的楼体风格和并不十分落伍的户型设计,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有41年历史的“高龄”社区。

从1979年首批完工至今,在许多老唐山人口中,这个社区还有一个更响亮的曾用名——河北1号小区。

“从名称编号就可以看出,河北1号小区是唐山震后重建的第一个居民小区。”86岁的原唐山市规划局副局长赵振中曾全程参与唐山震后的规划、建设,他感慨地说,河北1号小区是唐山震后住宅楼重建的开端和缩影。

唐山,是一座重生的城市。1976年地震发生时,赵振中正在承德开会。“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不堪回首。”回忆起震后首次回到唐山时见到的情景,赵振中用了这样几个形容词。

震前已拥有百万人口的唐山,94%民用建筑震毁,90%的工业和其他建筑倒塌或遭受不同程度破坏。

地震发生后仅仅几天,在中央的统一协调下,全国各地的规划、建筑专家就已经开始赶赴唐山支援,唐山重建事宜也被提上日程。

建设未动,规划先行。此时,专家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新唐山建在哪儿?

“由于地震几乎将唐山老城毁灭殆尽,起初,有些领导和专家倾向于彻底放弃老城区,重新选址另建一个‘新唐山’。”赵振中说。

但经过仔细考察,专家们认为唐山老城区仍具备较好的重建和发展基础,不能全部弃用。此外,在新址平地建起一个“新唐山”,成本大、时间长,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实现。

最终,经过反复比较,来自中央和各省的规划专家们共同确定了重建方案:只保留地震损毁相对较轻的路北区,本着分散建设的思想进行部分异地重建,即总体规划布局从“两大片”向“小三角”转变。

“小三角”指的是:老城区、东矿区和丰润新城区。新规划采取组团分散,相对独立的土地利用规划思想,每个组团之间相隔25公里,三个城区之间共享基础设施,但空间上相对分离。

规划还确定,每个城区的功能包括四个部分:轻工业区、居住区、仓储区和休闲区。其中,老城区规划人口25万人,在原来的路北重建;东矿区人口30万人,在原地恢复重建;丰润新城区规划10万人,由于没有依托老城建设,属于完全的新区建设。

“这种明确划分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组团建设的理念,在当时的国内是十分先进的。”赵振中说。

1977年5月14日,中央批准了唐山的恢复建设规划,唐山重建正式开始。

“震后唐山重建经历了‘三座城市’。”当年曾亲历唐山震后重建的刘运琦说,“一座是震后短期出现的‘窝棚城市’,一座是后来的‘简易城市’,一座是恢复重建的新城市。”

刘运琦告诉记者,唐山重建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市中心的废墟来不及清理,就先在郊区空地上建。建起一片小区,就拆除一片简易房。

1979年,河北1号小区在唐山老市区以北拔地而起时,周遭还是一片农田。

此后,为加快建设速度,专家又提出“不能一栋一栋设计”的理念,于是面向全国7家设计院征集了10套“标准设计”作模板,每个小区拿一套来用。就这样,简易房越来越少,规规矩矩、四



2021年7月18日,无人机航拍的雄安郊野公园。

河北日报记者 耿 辉 摄

平八稳的“单元房”在唐山一片一片冒出来了。

“当时的口号是建设现代化新城市。”赵振中回忆,“但在重建之初,全国各地的专家们讨论时就遇到了难题——什么是现代化城市?”

赵振中说,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后来讨论确立的唐山标准就已经是当时专家们想象中的最高水平了:比如“城市干道搞立交”,而当时只有北京二环路出现了立交;城市供电方面,要采用多电源环形供电;城市通信方面,有线无线结合,机房分开建设;小区的楼房间距,采用檐高1.7倍进行布置;城市划分功能分区,小区要搞配套设施和绿化;住宅单元式,即“家家独立的厨房、厕所”,而“当时北京最好的单元房也只能达到两户共用”……

这些今天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标准,在当时的国内城市里绝无仅有。

对唐山老百姓而言,“现代化”的最显著体验就是震后住上“小区”。

赵振中告诉记者,在我国,“小区”概念是在唐山重建时第一次提出。这些小区采用相同标准,不仅外观相似,体量也大致相同:每个小区1万人左右,4—5个小区组成一个居住区。小区内设居委会、小学、幼儿园、粮店、副食店、小吃店等。居住区设有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百货、邮电、储蓄、电影院、药店、煤气调压站、热力点等。

居民住宅的内部户型也大致相同,楼宇以四、五层的条式楼为主,适当安排一些六层点式楼。每户建筑面积在40—50平方米,平均建筑面积42平方米。

“户型有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3种,内部均设有独立厨房、卫生间,大部分住宅有室内壁橱、吊橱和煤气、暖气设施,水表、电表、煤气表到户。住宅建筑间距一般为1:1.7,采光充足。”赵振中说,这些标准,在当时的国内是绝对领先的。

此外,为了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地震,唐山的重建小区都规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八度设防”。“八度设防是什么标准呢?再来七八级地震,可能会有损坏,但绝对不会倒塌。”

到1986年,唐山共建设各类建筑180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122万平方米,占62.3%,工业及其他公共建筑678万平方米。市区141万人口、23万户入住,占总户数的98.5%,人均居住面积7平方米以上,居当时全国之冠。同时,工业生产全面恢复,工业总产值78.39亿元,是震前的214%。

至此,一座功能分布明确、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生产生活方便的新型城市已基本建成。

1990年11月,唐山市政府因为震后重建工作而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成为中国首个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楼层渐高的商品房和办公楼,开始挣脱以往唐山“抗震楼”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成为城市的新选择。

未来之城

2020年12月5日,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时值隆冬,15时53分,太阳还没有落山,气温已近零下7℃。

B1组团安置房六区27号楼7层,监理人员正在检测一处墙体的钢筋机械连接处的外露螺纹丝扣。结果显示,外露螺纹为1丝,符合小于1.5丝的标准。

“这里说的1.5丝约两三毫米。在雄安新区建筑中数以万计的钢筋里寻找两三毫米的‘瑕疵’,就像大海捞针,但我们就是这样做了。”容东片区B1组团监理总监陈立说,在雄安新区做工程,就是要追求质量的极致。

走出27号楼,站上一处高地向四周望去,此时的雄安新区1770平方公里土地上,近300个工地塔吊林立,数万名建设者正在昼夜奋战。在这片土地上施工,建设的每一栋建筑,都体现高质量的要求。

不过,对于着眼于实现未来之城目标的雄安来说,高质量并不简单止于施工、建设层面,而是贯穿于新区的顶层设计方案。

“归根结底,高质量发展是关于人的事情。从幸福感到空间体验,再到能否营造高品质的空间,也就是能不能吸引人、留住人、留住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朱子瑜说。

事实上,早在雄安新区总体规划阶段,高质量发展目标就已经确定。

为解决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步行难、骑车挤、坐车慢、开车堵、停车乱”等交通问题,《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就从交通政策制定、出行行为引导、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交通政策方面,《总体规划》规定,起步区机动车出行80%是公交车,绿色出行比例达到90%。朱子瑜说:“在以往城市的同类型规划中,写‘保障公交’的很少,一般是‘鼓励公交’。而鼓励公交与限制私家车博弈的时候,往往是私家车胜出。”

未来雄安新区城市街道空间,将提高慢行和景观断面占比,按照行人、自行车、公共交通、小汽车的优先次序进行路权分配。

在公共服务配置方面,雄安新区的公共服务将实现从供给不足到优质均衡,发展成为全龄友好型城市,满足每一个年龄段人们的需求。

“未来,雄安新区不会到处高楼林立,不管高楼还是低楼,将处处是景观,实现城景融合。”朱子瑜说。让这座未来之城与众不同的,还有无处不在的数字化。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站在已经封顶、进入装修阶段的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会展中心顶层向南望去,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尽收眼底。

在商务服务中心会展中心东侧,专家公寓和商务酒店也已拔地而起;会展中心北侧,五星级酒店正进行基础施工……放眼望去,许多人都产生这样一个直观感觉——“这里就像个大工地”。

但眼前的肉眼所见并非商务服务中心的全部。通过BIM(建筑信息模型)系统,可以看到,雄安商务服务中心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孪生兄弟”——在实体经济之外,其孪生的数字建筑已经生成。给排水、智能感应等系统在上面先进行模拟优化实验,再通过各部门在线多方协同会审,确保方案能精准节能地落地到物理空间。

“以前施工大多时候要自己裁钢筋,经常会有剩料。来雄安的工地发现,建筑都是计算好的,发过来的材料直接组装就好,一厘米钢筋都不会浪费。”施工现场一位工人说。

在今天的雄安新区,数字城市与实体经济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整个城市即将成为一座虚实互动、孪生共生的数字智能之城。

“传统的智慧城市往往更多关注建筑、交通、水务、园林等某一行业或领域的智慧化,而雄安是基于CIM的全城智慧化,在此平台上可以把城市各专业数据进行集成,从而达到规划一张图、建设监管一张网、城市治理一盘棋的新格局。”雄安新区规建局副局长刘利锋说。

而且,雄安的数字“孪生城市”是“活”的,现实中建设的每一栋楼,在数字雄安CIM平台中,都能够同步生成一栋同样的数字大楼,现实中哪怕更换一个路灯,数字城市里都能显示出来。

这里还能看到“地下”城市版本,各类综合管廊、智能控制装置部署其中,建成以后的雄安新区,空中不会有电线,地上甚至很难看到一个井盖。

建设过程中的这些数字化因素,在一步步实现《总体规划》对数字城市的预期:“雄安新区坚持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施,未来将实现新区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建成全球领先的数字智能城市。”

未来,雄安将率先建设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同步搭建全域覆盖、万物互联的感知体系,实现市政运行智能化……在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的时代,这种场景令人神往。

未来之城,未来正来!



石家庄滹沱河两岸的建筑群。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早在2000多年前,在今天石家庄滹沱河流域附近,就已经出现了区域中心城市。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